

高陽  
作品

高阳  
◎ 著

慈禧全传

# 瀛台荡日



YINGTAILUORI

下



华夏出版社

I247.5/374+28

:2

2008

慈禧全传

# 瀛台落日

YINGTAILUORI 下



华夏出版社

岑春煊翻然变计了！决定假满接任。这自是自恃慈眷，而两广又是颇可有作为之地，何忍轻弃？但亦由于同乡梁启超的活动，在此期间专程由东京到上海，跟岑春煊有过秘密的会晤。

谁知这些形迹，都已落入上海道蔡乃煌耳目中。此人籍隶广东番禺，出身与才具跟张荫桓相仿，但品格比张荫桓卑下得多。他之能谋得这个肥缺，走的是“庆记公司”的门路，而固位之道，则是全力侦察革命党的行动，并为北洋的鹰犬。所以，岑春煊的行动，亦在他窥伺范围之内。

当蔡乃煌密告梁启超正在组织“政闻社”，并正拉拢岑春煊的电报到京时，恰好两广总督衙门进贡慈禧太后的寿礼，亦已由专差护运抵京。寿礼很别致，是八扇玻璃屏，用广东称为“酸枝”的紫檀雕琢，另饰彩画，工细绝伦。这不足为奇，奇的是这八扇玻璃屏，厚有一尺，中空贮水，可蓄金鱼。见到的人，莫不啧啧称奇。暗中评议，今年万寿的贡物，只怕要以岑春煊这别出心裁的一份考第一了。

这是岑春煊未萌退志的明证，而且也是慈眷行将更隆的信号。于是奕劻、袁世凯经由端方的协力，开始对岑春煊动手了。

“是！”奕劻答应着，又问，“两广总督请旨简派。”

慈禧太后大受刺激，无心问政，略想一想说，“我一时也想不起人。调了一个又调第二个，得好好安排，你们去商量好了，开个单子来看。”

这在奕劻，恰中下怀，回到军机处一个人默默运思，开了一张单子，然后又递牌子，请求“独对”。

“如今巡抚之中，以河南巡抚张人骏资格最深，而且他原做过广东巡抚，升任两广总督驾轻就熟，人地相宜。”

“可以！”慈禧太后问道，“那么谁补河南巡抚呢？”

“奴才保荐林绍年。”奕劻说道，“林绍年原很不错，应该是个可以得力的人。不过，他总觉得他进军机是出于瞿鸿机的保荐。这个疙瘩在心里消不掉，

办事就不能得心应手。倘蒙恩典外放,他也是感激的。”

“嗯,嗯!”慈禧太后想了一下说,“不过,军机大臣外放巡抚,似乎没有这个规矩。”

当年“南北之争”,李鸿藻与荣禄合谋,想排挤沈桂芬出军机,正好贵州巡抚出缺,荣禄密奏慈禧太后,以沈桂芬接充。

懿旨一下,群相惊诧,宝鋆据理力争,说:“巡抚二品,沈桂芬现任兵部尚书,军机大臣,而且宣力有年,宜不左迁。”

宝鋆接下去又说:“此旨一出,中外震骇,朝廷体制,四方观听,均有关系,臣等不敢承旨。”慈禧太后迫不得已,只好收回成命。

这件事在慈禧太后,印象特深。所以听说以林绍年调补河南巡抚,不由得想起二十八年前的往事,颇有顾虑。

不过奕劻只是想排挤林绍年出军机,并非有所报复,事前已是经过仔细考虑的,当下从容答奏:“河南巡抚一缺,向来与其他巡抚不同,再者林绍年现任度支部侍郎,对品互调,并不违体制。”

河南巡抚与众不同,慈禧太后是知道的。巡抚都由总督在管,即令不是明白规定隶属关系,而习例上亦必受某一总督节制,如山东巡抚之于直隶总督,就是一个例子。惟独河南巡抚,自田文镜时开始,便专属于朝廷,没有一个总督可以干预。而且,林绍年的情形,与沈桂芬不大相同,所以慈禧太后听得这番解释,亦就同意了。

“林绍年的笔下是好的。”慈禧太后茫然地问,“他一走,谁动笔啊?”

这一问,恰好引出奕劻想说的话。他事先便已得有消息,慈禧太后颇为眷念张之洞,将他召入军机,必能邀准,而亦惟有张之洞内召,才能夹带袁世凯入枢。一番说词是早就想好了的,只待慈禧太后自己开端,便可从容陈奏。

“军机原要添人,不过在军机上行走,关系重大。奴才在想,这个人必得:第一,靠得住;第二,大事经得多;第三,笔下来得;第四,资格够了。看来看去,只有张之洞够格。”

“好啊!”慈禧太后欣然同意,“调张之洞进京好了!”

“是!”奕劻紧接着说,“不过张之洞有样毛病,李鸿章从前说他书生之见,这话不算冤枉他。张之洞有时候好高骛远,不大切实际,而且他比奴才大一岁,精神到底也差了。”

“军机上最多的时候，有六个人，如今只有四个，再添一个年轻力壮的也可以。”

“要添就添袁世凯。”奕劻脱口便答，听起来是势所必然，令人不暇多想。只听他再说用袁世凯的理由，“袁世凯务实，正好补张之洞的不足。而且各省总共要练三十六镇兵，这件大事，只有袁世凯能办。再者，他在北洋太久，弄成尾大不掉的局面，也不大好！”

最后这句话才真的打动了慈禧太后的心，但并未立即准许，只说：“先让他进京来再说。”

袁世凯打点进京以前，第一件大事是催办贡献慈禧太后的寿礼。这份礼早在两个月前就已着手预备，以服御为主：两袭大毛袍褂，玄狐、白狐各一；一枝旗妆大梁头的玉簪；两枝伽楠香木镶宝石的珠凤；再有一枝六尺的珊瑚树，配上红木座子，就比人还高了。

这份寿礼，是与岑春煊的八扇琉璃屏媲美，但后来居上的却是盛宣怀的一份。由于慈禧太后每天跟宫中“女清客”缪素筠写字作画，兴趣正浓，所以盛宣怀投其所好，觅了以钱舜举为首的，宋、元、明三朝九名家的手卷，配上亲王永理所写的扇面册页九本，既珍贵，又雅致。但看上去轻飘飘的，似乎分量不够，因而以足纯金一千两，打造了九柄如意，用独块红木做架，外面加玻璃罩。这九柄如意有个名堂，叫做“天保九如”。

同时，盛宣怀又送了一份重礼，托掌印钥的内务府大臣世续格外照应。世续格外检点以后，关照专差，另外再备一个玻璃罩。

果然，抬进宁寿宫时，玻璃罩打碎了一面，幸而世续有先见之明，等安置停当，换上个新罩就是，否则只好不加罩子，那就逊色得太多了。

慈禧太后见过无数奇珍异宝，但这样金光灿烂的九柄如意，却还是平生初睹，觉得它俗得有趣，信口问了句：“是真金？”

“足赤纯金。”李莲英答说，“底下有打造铺子的字号。”

“倒难为他了！”慈禧太后说，“差官也该犒赏。”

解送贡品的差官，每处赐宴一桌，犒赏二百两。另外对三大臣另有赏赐，袁世凯是双桃红碧玺金头带，岑春煊是翡翠佩件，盛宣怀是打黄金表，都是文宗生前御用之物。

在袁世凯未进京以前，奕劻已为他做了周密的部署，直接间接地在慈禧太后面前鼓吹一种见解：袁世凯在北洋办洋务，并不逊于李鸿章。只看日俄战争时，他能笼络日本而又不遭俄国的怨恨，足见手段。又说当今办洋务的长才，如唐绍仪、梁士诒等等，都佩服袁世凯，如果由他来当外务部尚书，一定可以得心应手。

这话说得多了，自然能够转移慈禧太后的想法。本来她就觉得吕海寰的资格浅了些，而外务部居各部之首，应该由重臣充任尚书，才能表示尊重各国、力求修睦的本意。因此，袁世凯在七月二十二日进京，召见了两次以后，慈禧太后便作了决定，调袁世凯为外务部尚书，原任尚书吕海寰调为会办税务大臣。同一天另有一道上谕：“着张之洞、袁世凯在军机大臣上行走。”

两总督同时内召，连带疆臣亦有一番大调动。直隶总督由山东巡抚杨士骧署任；湖广总督则调赵尔巽接充，他早在三月间便授为四川总督，一直不肯到任，川督由他的胞弟，四川藩司赵尔丰署理。如今改调湖广，遗缺由江苏巡抚陈夔龙升任，这一来，赵尔丰亦无须回避，是个很妥帖的安排。

八月里，张之洞交卸了鄂督，到京接任。宫门请安，立刻便由慈禧太后传谕，第二天一早召见。

“张之洞是同治二年的探花。”慈禧太后对李莲英说，“他是我手里取中的！”

这句话中所包含的感慨少、得意多，李莲英便摆出笑容说道：“这么说，张中堂简直就是老佛爷的门生！”

“也可以这么说！”慈禧太后的回忆，一下子跳到四十年前，“那一榜的状元是翁同龢的侄子，叫翁曾源，有羊角风，一发起来，人事不知，怕人得很，居然会中了状元，也是怪事。”

“那是老佛爷的庇护，不然，有羊角风的人，一到了保和殿，看那势派，岂有个不吓得发病的道理？”

“是啊！不过，他就是状元，也不能做官。他那一榜，数学问好，还是张之洞。”慈禧太后眨着眼笑道，“我记得召见三鼎甲的那天，张之洞进殿差点摔一跤。他人长得瘦小，不讲究边幅，走路一跳一蹦的，有人说他是个猴相，一点不错。”

就为了这份念旧之情，所以在召见张之洞时，慈禧太后特有一份亲切喜悦的感觉。但一见张之洞头白如银，回想他当年的“猴相”，不由得深致感慨：“你可真是老了！”

“慈圣在上操劳国事，臣何敢言老？”张之洞答说。

“你今年多大？”

“臣道光十七年出生，今年七十有一。”

“那比我小二岁。”慈禧太后问道，“眼睛、耳朵都还好吧？”

“视力稍差，耳聪如昔。”

“你这比王文韶、鹿传霖强得多了。”慈禧太后说，“王文韶当差很谨慎，我本来也不愿意让他退出军机，只因为他的耳朵实在聋得厉害，没法子，只好准他告老。你跟他常有来往吧？”

“王文韶家住杭州，岁时节，常有书信往来的。”

“衣服新的好，人是旧的好。这趟调你进京，可不是让你养老！好在你的精神还很好，你要替国家尽力。”

“是！只要有益于国，臣不敢以衰迈而有所倭避。”

“如今外患总算平了下来，可是内忧还在。革命党到处闹事，你看该怎么办？”

“兹事体大，不是片刻之间，可以回奏得清楚的。”张之洞紧接着说，“不过，有一句话，臣如骨鲠在喉，不吐不快。”

“你说！”

“满汉畛域，务当化除。臣记得与前督臣刘坤一会奏，整顿国事办法十二条，其中‘筹八旗生计’一节，意在消融满汉隔阂。”张之洞略停一下，高声念他奏折中的警句，“‘中国涵濡圣化二百余年，九州四海，同为食毛践土之人。满、蒙、汉民，久已互通婚嫁，情同一家，况今中外大道，乃天子守在四裔之时，无论旗汉，皆有同患难、共安乐之谊。’如此休戚相关，祸福与共，何可自分畛域？”

“朝廷并没有成见。”慈禧太后从容说道，“我记得你四年前进京召见的时候，也说过这话。所以，以后定新官制，不分满缺、汉缺。再如陆军官制，都统、参领亦不是专由旗人来当，像新军将领段祺瑞、王士珍他们，都加了都统的衔。这不是朝廷不存成见的证据？”

慈禧太后振振有词，倒不是有意辩驳，而张之洞却为她堵得气结！他心里在说：朝廷是这样子化除满汉畛域，实际上是进一步排汉。以前六部分满缺、汉缺时，犹是对等的局面，如今则满多汉少，而犹说不存“成见”，这话也太令人不能心服了！

慈禧太后见他只是喘息，并无别话，当他累了，便又体恤地说：“你下去休息吧！以后天天见面，有什么话，慢慢再说。”

张之洞尚欲有言，慈禧太后已吩咐太监，只好跪安退出。军机处已派了二班的“达拉密”易贞，在宫门迎接，请到军机处接事。

“不！”张之洞说，“我得先到内阁到任。”

易贞不想第一次见面就碰了个钉子，但亦只有赔笑，再次请示：“那么，请中堂的示下，是不是明天接手？”

“再看吧！”

这就更让易贞诧异了！入军机是多少人朝思暮想、梦寐以求的事，而张之洞仿佛视之为“嚼之无味，弃之可惜”的鸡肋，其故安在？倒必得打听一番。

军机章京与内廷奏事太监，常有交往，所以易贞很快地打听到了，原来奏对时与慈禧太后为了满汉之见，言语似乎不甚投机，因而有此意兴阑珊的模样。

易贞是河南商城人，与袁世凯同乡，以此渊源颇见亲密，回到军机处，悄悄相告其事。袁世凯亦很诧异，觉得张之洞的脾气发得没有道理。

“他是什么意思呢？莫非对两王不满？”他问。

“只怕不是不满，是略有轻视之意。”

“这可不好！”袁世凯低声说道，“你不必再提这件事了，传到两王耳朵里，徒生意见。你明白我的意思不？”

“是，明白！”

“张中堂还是住白米斜街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回头我去拜他。”袁世凯唤着易贞的别号说，“丞午，请你关照同人，等张中堂接事以后，不要提满班朋友如何不中用的话。”

“其实，”易贞笑道，“就不说，张中堂也知道。”

“那是另一回事。你只听我的话就是！”

白米斜街在地安门外，什刹海南。张之洞不知何所本，称之为“石闸海”，但连他家的听差，都一仍旧名，将“什”字念成“结”。

轿子到门，张家的听差出来挡驾，说他家主人到会贤堂去了。会贤堂是张之洞的厨子所开的一家饭庄子，就在什刹海以北。京里提得起名字的大小馆子，都有一两样拿手菜，会贤堂得地利之便，以邻近荷塘中所产的河鲜供客，名为“冰碗”，所以夏天的买卖极好。到秋风一起，自然门前冷落，而今年不同。

原来自亲贵用事，官制大改，多少年来循资渐进的成规，已在无形中失坠。为求幸进躐等，苞苴奔兢之风大炽。会贤堂既是张府庖人掌柜，张之洞的文酒之会自然假座于此，然则仰望“南皮相国”的颜色，想借机接近，或者打听官场的行情，会贤堂就是一道方便之门了。

袁世凯心想，既然来了，不肯稍稍迂道一顾近在咫尺的会贤堂去一会张之洞，足见来意不诚，比不来更失礼，因而绕道北岸。只见会贤堂前，车马纷纷，其门如市。不过等袁世凯的大轿一到，围在一起闲谈聚赌的轿班车夫，自然都敛迹了。

传报入内，张之洞少不得离座相迎。略事寒暄，主人引见了一批他从武昌带来的幕僚，袁世凯认识的只有一个号称“龙阳才子”的易顺鼎。

其时，张之洞已经罢饭，聚客茗饮，亦将散场，只为袁世凯专程来访，不得不强睁倦眼陪着说话。见此光景，袁世凯觉得有些话不便出口，更无法深谈，只说：“庆王特为致意，请中堂务必明天就接事。有好些紧要条陈，可否要取决于中堂。”

其实奕劻并未托他传话，也没有什么非张之洞不能定夺的条陈在军机处，他此来只是劝张之洞别闹脾气，所以用这样的说法敦促。

张之洞亦是爱受恭敬的人，听袁世凯这么一说，就有闲气，亦可消释，拱拱手说：“是了！明天我到内阁接了任，随即入枢。”

“恭候大驾！”袁世凯站起身来又问，“有没有什么可以为中堂效劳之处？”

“言重，言重！”张之洞说，“来日方长，仰仗之处正多，眼前还不必麻烦老兄。”

张之洞入枢的第三天，接到两江总督端方的一通密电，说是署理江苏巡

抚陈启泰“嗜好甚深，不堪封疆重任”，力保湖北藩司李岷琛继任苏抚，并建议以湖北臬司梁鼎芬，调补藩司。

“午桥主张，我无意见，请列公合议！”张之洞将端方的电报，请同僚传观。

这天奕劻没有到班，传观由载沣开始。他跟鹿传霖都没有话，传到袁世凯手里，一看便知此事的来龙去脉了。

原来江苏巡抚陈夔龙调任川督，朝命本以浙江巡抚张曾扬调任江苏。而张曾扬由于处理“鉴湖女侠”秋瑾一案，处置过于严峻，江浙两省的士绅，大为不满，所以对他的新命，纷纷表示反对。江苏士绅甚至公然表示拒绝他到任。

其时陈夔龙已经奉准给假三月，回籍省墓，更有件大事是要赶在十月初十慈禧太后万寿以前到京。如今张曾扬不能到任，他便不能交卸，岂不误了行程？因而电请以江苏藩司陈启泰署理巡抚，以便克期交代，进京祝嘏。

这是必定会邀准的事，也是陈夔龙分内可以做主的事。江苏向来有两藩司，江宁藩司隶属总督，江苏藩司则归巡抚管辖，而端方却认为陈夔龙作此决定，应该先要征得他的同意。居然不经知照，径自出奏，深为不悦。但以无从与陈夔龙作梗，便迁怒到陈启泰头上了。

这些情形，袁世凯已有所闻，如今看到端方的电报，立刻便知道他的用意。只是要跟陈启泰为难，而非荐贤。李岷琛是张之洞的旧部，梁鼎芬更是武昌抱冰堂上的红人，如此迎合，自然会得张之洞的支持，借李以逐陈。

袁世凯一向轻视他这个拜把弟兄，心里在想：端老四这下又失策了！只为报没来由的睚眦之怨，平白地长他人的志气，江苏巡抚落在张之洞旧部手里，是以增他的声势，相对地便是减了自己的威风。如何见不及此。

于是，袁世凯笑笑说道：“伯平是不是抽大烟，还在疑似之间。至于少东的痼疾甚深，是我在天津亲眼得见的，莫非午桥竟不知道？”

这一说，张之洞无法再为李岷琛撑腰，只问：“慰庭，那么你看，怎么复他？”

“朝廷已有电旨，准伯平署理苏抚，不能随便收回成命。至于苏抚应该派谁，不妨等筱石到京以后，当面问一问他，究竟伯平的精神如何？能不能胜任？再请旨办理。”

“好！就这样办。”

陈夔龙到京不久，陈启泰便实授了江苏巡抚。因为此人的精力，并不如端方所说，而操守能力，又足胜封疆之任，没有理由不让他真除。

陈启泰是翰林出身，当过多年御史，以他的清廉耿直，当然看不惯端方与蔡乃煌的所作所为。端方是总督，陈启泰无奈其何，上海蔡乃煌，在管辖之下，就不肯轻饶了。到任甄别部属，将蔡乃煌加了极坏的考语。

这一来，张之洞就不客气了，做主将蔡乃煌调为邮传部左参议，他的遗缺，却未派人。因为这是个特简的道缺，袁世凯以“先得探探上头的意思”为名，把开单请简这道手续，暂且压了下来。

紧接着，端方有电报到京，指派上海道蔡乃煌解送贡品进京。就这样，越过了陈启泰这一关，蔡乃煌得以到京活动。

交卸了差使，第一个要见的是奕劻。他坦率地要求回任，理由是，他一离上海，无法控制局面，新闻纸上可能就会出现“谣言”，说岑春煊与康梁合影的照片，出于他的伪造。那一来风波大起，会成不了之局。

一听这话，奕劻不免着慌。“等我想法子，等我想法子！”他说，“你最好先去看看袁宫保。”

袁世凯他当然要去看的，不过说法不同了。以伪造照片的那重公案将被揭发作威胁，是欺侮奕劻不明白报界的情形，他本人不说，报界何由得知其事？何况岑春煊由这帧照片上断送了功名，根本就只有极少数人知道。其事极秘密，不虞外泄。奕劻不明其中事理，而在袁世凯面前，却是瞒不住的。

不过，能耸动袁世凯听闻的，亦仍旧只有岑春煊。蔡乃煌说他自开缺以后，在上海恢复了当为贵公子的故态，每天晚上在“长三堂子”摆酒，而且经常聚赌，一掷万金，出手豪阔，因而结交了很多富商巨贾、贵胄公子。

“西林表面上醇酒妇人，其实借以自晦。别的倒都不在乎他，唯一可虑的是跟盛杏荪走得很近。”

袁世凯早就有此忧虑，表面上却不动声色。“西林未到任就能为杏荪修怨，总算是够交情的。”他说，“杏荪总要有所报答啰！”

“就没有这层关系，他们亦一定会走在一起。西林的威望，杏荪的财力，合则两利，现在有条路子快要成功了。”

“喔，”袁世凯问，“是怎么一条路？”

“正西。”

“正西？”袁世凯细听了一下才明白。八卦中正西为兑卦，兑为“泽”也，“原来是泽公。”

“是！这条路要走通了，陈玉苍怕难其位。”

陈玉苍是指接岑春煊的邮传部尚书陈璧。袁世凯知道，盛宣怀心目中艳羡两个缺，一个直隶总督，一个邮传部尚书，以度支部尚书载泽最近颇为慈禧太后所笼络这一点来说，盛宣怀督直，未必能够如愿，当邮传部尚书，所望并不奢。

“至于西林，有杏荪替他在京活动，皇太后年纪大了，又格外念旧，复起亦非无望。”蔡乃煌看袁世凯沉吟不语，知道他被说动了，因而自陈，“宫保，如果能让我回任，我一定看得住西林，还要找机会给他难堪！”

“喔，”袁世凯很感兴趣地，“你预备怎么样跟他开玩笑？”

“像他这样三世受恩深重的大员，既然因病开缺，就得回籍养病。在十里夷场是非之地，花天酒地，不说招惹是非，即于观瞻，亦复不雅，我就拿这个题目，找机会剥剥他的面皮。”

袁世凯微笑不语，然后突然问道：“你见过南皮没有？”

“还没有。”

“去见了他说！”袁世凯说，“你只要把南皮敷衍好了，事情就可望挽回了。”

“是！”蔡乃煌深深受教，告辞而去。

未谒南皮，先晤龙阳，龙阳才子易顺鼎跟蔡乃煌曾共过患难。

原来蔡乃煌本名金湘，以秀才作刀笔，为当时的番禺县令王存善，抓到他争妓一案，行文学老师，革掉他的秀才。这一来再犯法到堂，对县官就不能长揖称“老太祖”，而须跪着叫“大老爷”。“大老爷”一生气，亦可以打他的屁股。有此危险，蔡金湘不敢再逗留在广州，远走京师。

到了京里的蔡金湘，摇身一变成为蔡乃煌，字伯浩，是国子监的监生，国子监确有这样一个监生，是蔡金湘的胞侄。冒牌的蔡乃煌，循例可应北闱乡试。他的笔下很来得，中了一名举人，但不敢再回广州，捐了一个县令，分发台湾，其时正在甲午。

及至黄海鏖师，战败割台，台湾巡抚唐景嵩被举为大总统，密电京师，请

饷百万，以便募兵抗日。朝廷准奏，户部筹款，拨了六十万到台湾藩库。其时局势混乱异常，以县令为藩司幕友的蔡乃煌，混水摸鱼，不知使了个什么手法，截留了二十几万，饱入私囊，内渡入川，捐了个道员，随波浮沉，居然走通了奕劻的路子，放了上海道。

当他在台湾藩幕时，易顺鼎也在台湾当道员，酒阵文场，惺惺相惜，交情不浅。蔡乃煌如今要打通张之洞的路子，现成有个易顺鼎可通款曲。好在他们这几年踪迹虽疏，音问不绝，所以一见了面，仍旧跟熟朋友一样，不必多叙寒温，便谈入正题。

“曾文正的小女婿从前当过上海道，花了九万银子，所以文芸阁说他‘扶摇直上’，似恭维而实挖苦。”易顺鼎笑道，“你花了多少？”

“不必提起。反正本钱还没有捞回来。”

“所以你其心不甘？”

“实甫，易地而处，莫非你就能无动于衷？”蔡乃煌放低了声音说，“你我交非泛泛，我跟你说实话，庆邸、项城都很同情我，就怕南皮作梗。这一关若能打通，实甫，我替你刻‘四魂集’。”

易顺鼎诗才如海，平生做诗无数，自己最得意的是在台湾那两年的诗，一共编为四集，题名：“魂北”、“魂东”、“魂南”，余生可恋，忌讳魂西，改用“魂归”，合称“四魂集”，早已刻印问世。蔡乃煌只是不便公然表示打算送他多少银子，因而用此说法。

易顺鼎正在闹穷，自然乐于成人之美，想了一下说：“包在我身上！你在寓所听我的信好了！”

“实甫！”蔡乃煌问说，“你锦囊中有何妙计，说得如此有把握？”

“天机不可泄漏。”易顺鼎答说，“不过，到时候找不到你，那可是你自失良机，怨不得我。”

蔡乃煌不知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，惟有听命而行，每天守在西河沿的客栈，摒绝应酬，一意待命。这样到了第四天正午，易顺鼎派听差送来一封信，上面只有五个字：“飞驾会贤堂。”

蔡乃煌不敢怠慢，匆匆赶去，易顺鼎在门口守候，拉着他到一边说道：“今天南皮又要‘敲钟’了！机会甚巧，庆邸、项城都在座。回头把你的看家本领拿出来，十四个字中取富贵。”

所谓“敲钟”是做诗钟，张之洞最好此道，幕中易顺鼎、樊增祥都是好手，蔡乃煌亦颇不弱。听得易顺鼎的话，恍然大悟，一联见赏回任可期，所以说“十四个字中取富贵”。

“机会倒真是好机会，不过，宰相礼绝百僚，我这样做了闯席的不速之客，”蔡乃煌躊躇着问，“似乎于礼不合。”

“不，不！我已经为你先容了，并不冒昧。何况，庆王跟项城，你是再熟不过的人。”

一想到奕劻与袁世凯，蔡乃煌自觉关系密切，小小失礼，亦无大碍，胆气便壮了，但仍须先问一声：“到底是哪些人？”

“你一进去就知道了！”

“南皮我可是初见，”蔡乃煌特又叮嘱，“实甫，你可要处处照应着我。”

“何劳多嘱，请吧！”

到得厅上一看，一共三桌，正中一桌以庆王奕劻居首，左右是东阁大学士那桐与袁世凯，张之洞坐了主位。东面一桌五个人，首座是左都御史陆宝忠，另外是四个侍郎：杨士琦、郭曾炘、唐景崇、严修。看到唐景崇，蔡乃煌微感忸怩，因为唐景崇正是被人讥为“槐柯梦短殊多事”的唐景嵩的胞弟，蔡乃煌在台湾的那段往事，他自然知道。

幸好，易顺鼎是安排他在西面那一桌。未曾入座，先谒贵人，易顺鼎领着他到第一桌，蔡乃煌先向奕劻请安，口中喊一声：“王爷！”

“喔，你也来了，好，好！”奕劻随即指着他向主人说，“香涛，这就是蔡伯浩！”

于是蔡乃煌转过身来，向斜睨着他的张之洞请个安，谦恭地说，“心仪中堂三十年，今天才得识荆，真是快慰平生。”

“请少礼！”张之洞说道，“我已久仰了。听说你刻过一部《絮园诗钟》，可否能见赐一部？”

“中堂言重！”蔡乃煌答说，“回头就送到府中，只怕不足当法眼。”

“不必客气，请坐吧！待会我要好好请教。”张之洞又向易顺鼎说，“实甫，今天是王爷邀一社，以美玉为彩，你一身捷才，以多取胜，今天可不许你多做。”

“中堂总是跟我为难。”易顺鼎笑道，“我只作四联。”

“哪里，哪里！每人一联。”

张之洞指着西面说：“请归座吧！”

于是蔡乃煌向那桐、袁世凯行了礼，又到东面一桌周旋数语，方始归座。同桌有个他畏惮的劲敌，是光绪八年，宝廷当福建主考取中的解元郑孝胥，诗坛中的巨擘，而且诗钟向以福建称雄，郑孝胥更是其中的顶儿尖儿。今天想要一鸣惊人，只怕有些难了。

郑孝胥正在谈诗钟，等蔡乃煌入座，向同席诸人略事寒暄之后，他接着中断的话头说道：“有一年在福州，轮着我主课，拈得‘女花’的二唱，这二个字太宽了，因而有人提议，限集唐诗。元、眼、花的三联，真是叹为观止了。状元的一联是：‘青女素娥俱耐冷；名花倾国两相欢！’”

“好！”大家齐声赞许。

不想这一下惊动了第一桌，张之洞转眼问道：“必是苏堪又有佳作？”

“苏堪在谈诗钟。”易顺鼎抢着说，“女花二唱限集唐诗。”

“喔，倒要听听。”

这一来便是满座倾听了。郑孝胥复述了“状元”之作，接下来说：“评为第二的一联是‘商女不知亡国恨；落花犹似坠楼人！’”

“不好！”张之洞大摇其头，“出语不祥，看来此人福泽有限。”

“我亦云然。不如元作气象高华，很有身份。”奕劻问道，“还有一联呢？”

“还有一联倒真是才人吐属。”郑孝胥高声吟道，“‘神女生涯原是梦；落花时节又逢君！’”

“你道他才人吐属，我说是诗妓口吻。这一联好在浑成，不过终逊原作。”张之洞忽然问道，“听说伯潜打钟，每社必到，可有这话？”

“大致如是！”

“可有格外精警之作？”

“太多了！”郑孝胥想了一下说，“乞迷三唱，他做了两联，其一是‘残酒乞邻聊一醉；乱山迷路欲何归？’其二是‘垂暮迷方终不径；忍饥乞食定谁门！’”

不待吟罢，张之洞惻然动容：“莫非伯潜境况如此艰窘？”他看着郑孝胥问。

“不至如此！只是闲废二十余年，感慨甚深而已！”郑孝胥复又吟道，“‘十年竿木逢场戏；一梦槐安作宦归！’”

“这也是伯潜的句子？”

“是的。木安四唱。”

“寄托遥深，好！”张之洞左右顾视着说，“琴轩、慰庭没有赶上，王爷是目睹我们当年狂态的！”

奕劻连连点头，向袁世凯说道：“三十年前，‘翰林四谏’的风头还得了！庚辰年的‘午门案’就是香涛跟伯潜的杰作，片言可以回天，真正好文章。恭忠亲王亲口跟我说过：像张香涛、陈伯潜的奏议，才叫奏议。那批穷疯了都老爷，满纸浮言，造谣生事，真该愧死。”

袁世凯知道他借题发挥，笑笑不答，却转脸向张之洞说道：“伯潜阁学，闲废可惜。朝廷求贤甚亟，似乎可以征召。”

“我写信问过他，归卧之意甚坚，再看吧！”

这是张之洞的违心之论。陈伯潜，翰林四谏之一的陈宝琛，自从光绪十年以内阁学士“会办南洋军务”，与两江总督曾国荃俨然并驾。曾几何时，得罪而去。此外张佩纶马江丧师，一蹶不振，宝廷佯狂自刎，潦倒以终，清流一时俱尽。惟有张之洞青云直上，身名俱泰，得力在善窥慈禧太后之意。她对陈宝琛是不会有好印象的，岂肯冒昧论荐？

不过翰林四谏的私交，不为外人所知。所以除了闽籍的郭曾炘、郑孝胥疑心他言不由衷以外，其他的人都当他说的是真话。袁世凯亦就不曾再提陈宝琛。

不过，话题却还是集中在翰林四谏的逸闻韵事上。一直谈到席终，撤去席面，煮茗焚香，要开始“敲钟”了。

会贤堂的跑堂伺候过几次，已很熟练了，除了多备纸笔以外，另外端来一个高脚铜盘，上面有个小小磁花瓶，插香一支，离顶端寸许，用丝线系一枚铜钱。此是仿击钵催诗的遗意，一命了题，立即燃香，烧到系钱之处，线断钱落，铿然作响，恰如钟声，所以名为诗钟。

“请王爷命题吧！”易顺鼎将一盒象牙诗韵牌捧到奕劻面前。

他随手抽开一屉，拈一块韵牌来看：“蛟！”

他说：“一平一仄好了！”拉开“去”声那一屉，又拈一块看着说：“断！”

“王爷这两个字拈得很好。”张之洞说，“蛟断二字很响，今天必有好句。”

“香涛，你看用几唱？”奕劻肚子里也有点墨水，征询地说，“七言诗第五字

谓之诗眼，不过既是一平一仄，用在可平可仄的第五字，似乎可惜了，不如用四唱。你意下如何？”

“王爷是大宗师，命题自有权衡，说四唱就是四唱。”

奕劻点点头，略略提高了声音说：“蛟断四唱，每位限做两联。我有小小彩物，聊佐清兴！”

说着，向贴身跟班招一招手，随即捧来一个锦盒，揭开盒子，放在铜盘前面。大家都走近来看，见是一枚通体碧绿的翡翠钱，上镌“多文为富”四字。玲珑雅致，是极好的一样珍玩，都有爱不忍释之意。

“临渊羡鱼，不如退而结网！”张之洞挥着手说，“快请构思去吧！”

说完，他吹旺了吸水烟用的纸媒儿，亲手去燃着了香。火大香燥，一下子便烧了一截，交卷之限就更迫促了。

就这时候，只听得有人朗然高吟：“斩虎除蛟三害去，房谋杜断两心同。”

发声之时，便惊四座，循声去看，是蔡乃煌抑扬顿挫地在念，念到“同”字，易顺鼎将笔一掷，袖手说道：“我要搁笔了！”

“果然好！”张之洞毫不掩饰他受了恭维的愉悦之情。

当然，奕劻与袁世凯亦都面有得色。上联用的是周处的故事，一虎一蛟，不言可知指的是瞿鸿禨与岑春煊；下联无疑地，以唐初贤相，开贞观之治的房玄龄、杜如晦拟袁世凯、张之洞，杜如晦居太尉十八学士之首，拟张之洞的身份，更觉贴切。

至于逐瞿罢岑，都知是奕劻两番独对的结果；然则斩虎除蛟的周处，当然是指他。奕劻回想这两件快心之事，不自觉地浮现了笑容。

下一天是那桐在他金鱼胡同的住宅宴客，请的是来京祝嘏的各省巡抚。但闻风而至的不速之客很多，因为这天那宅的堂会，有出难得一见的好戏，是那桐亲自提调的。

这出戏的名目，叫做《辕门斩子带枪挑穆天王》，那桐指名派角色：谭鑫培的杨六郎；龚云甫的佘太君；贾洪林的八贤王；金秀山、郎德山的焦赞、孟良；朱素云的杨宗保；王瑶卿的穆桂英，连木瓜都派的是王长林。都道若非那桐的手面，不能聚此顶尖尖于一出戏中。因此，原来只预备了七桌席，结果加了一倍都不止。